

因为
在那里
Because
It Is
There

陈业伟
摄影+著

在那里 因为山

陈业伟
摄影+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因为山在那里 / 陈业伟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086-4649-7

I. ①因… II. ①陈… III. ①风光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424 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25423 号

因为山在那里

著 者: 陈业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6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978-7-5086-4649-7/I·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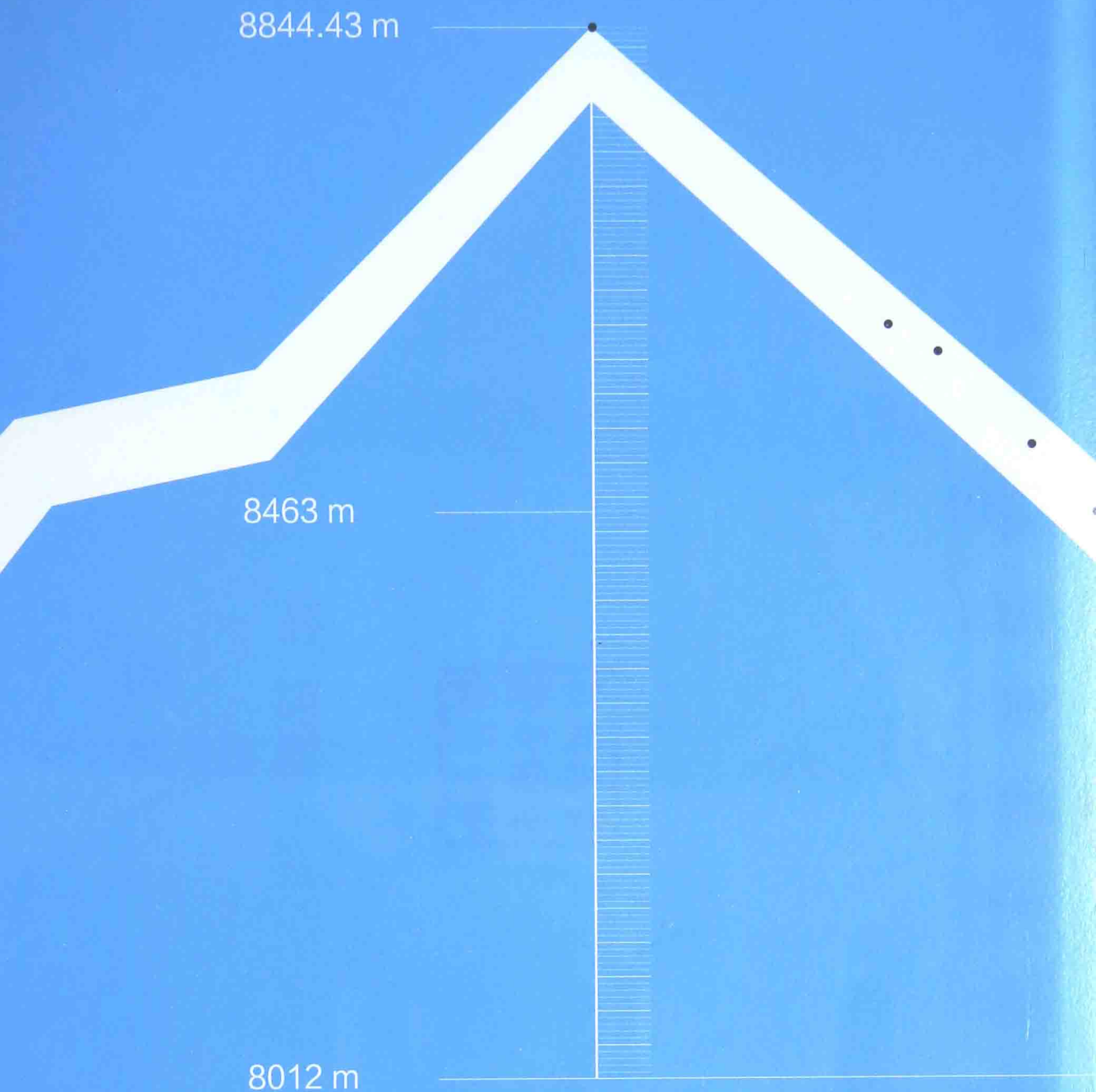
定 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

海拔超过 8000 米的独立高峰共有 14 座。

这 14 座高峰皆坐落在喜马拉雅与喀喇昆仑山脉之上。

发轫于 20 世纪初的喜马拉雅攀登热潮是人类登山史上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向珠穆朗玛挑战是这个黄金时代的序曲，那么，实施 14 座 8000 米以上独立高峰的攀登就是展开了最壮丽的乐章。

无数英雄豪杰用他们难以置信的勇气，将喜马拉雅攀登热潮向地球上更偏远、更险峻的喀喇昆仑延伸。

迄今为止，全世界仅有不到 30 人完成了登顶 14 座独立高峰的壮举，更多勇士在奔向圣殿的途中成为了悲怆的休止符。

而“8000 米”，也成为了雪山的一项荣耀般的度量衡。它关乎的不光是山峰的雄伟高度，更关乎的是人类的非凡梦想。

① 珠穆朗玛峰 (Everest), 海拔 8844.43 米

② 乔戈里峰 (Qogir), 海拔 8611 米

③ 干城章嘉峰 (Kanchenjunga), 海拔 8586 米

④ 洛子峰 (Lhotse), 海拔 8516 米

⑤ 马卡鲁峰 (Makalu), 海拔 8463 米

⑥ 卓奥友峰 (Cho Oyu), 海拔 8201 米

⑦ 道拉吉里峰 (Dhaulagiri), 海拔 8172 米

⑧ 马纳斯鲁峰 (Manaslu), 海拔 8156 米

⑨ 南迦帕尔巴特峰 (Nanga Parbat), 海拔 8125 米

⑩ 安纳布尔纳峰 (Annapurna), 海拔 8091 米

⑪ 加舒尔布鲁木 I 峰 (Gasherbrum I), 海拔 8068 米

⑫ 布洛阿特峰 (Broad Peak), 海拔 8051 米

⑬ 加舒尔布鲁木 II 峰 (Gasherbrum II), 海拔 8035 米

⑭ 希夏邦马峰 (Shishapangma), 海拔 8012 米

自序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2013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习惯性地坐在电脑前。20年来，如果可以，我从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天的生活。当时，我刚从西藏珠穆朗玛峰东坡徒步出来，回到上海办理签证，准备前往巴基斯坦拍摄巴尔托洛冰川（Baltoro Glacier）。巴尔托洛冰川坐落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巴尔蒂斯坦，长66公里，贯穿喀喇昆仑山脉，是世界上除极地之外最长的冰川之一。突然，网上的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也改变了我接下来的行程：好朋友，著名民间登山家杨春风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山脚下的酒店里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枪杀。

老杨的离去，是中国民间登山界的损失，在哀痛的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寻梦之途。

自从2003年，我揣着未知第一次踏上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的土地，十个年头已去。随着年纪渐长，每一次出行，都是危险的开始。几次遇险的经历，更让我有劫后余生之感。不知从何时开始，心底就有一个声音提醒我，拿起笔，整理照片，对自己的这十年做一个总结。老杨的离去

增加了我的紧迫感。

我一直坚持称自己是“业余”摄影师。我对摄影爱好者这个身份十分爱惜。因为“业余”，才让摄影的目的变得更为纯粹，它展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梦想，求证了坚持就一定能实现的美好，曾经世俗的人生因此变得没有任务的压迫、没有利益的诱惑，一切只为了梦想出发。

我出生在广西岭南一个小山村，祖辈都是不经世面的小人物，父亲是邮递员，因为工作关系，他非常喜欢看报刊，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晨光中父亲摆弄报刊的身影总是那么高大。但是，即便他身处小山村也知天下事，雪域高原对他来说，仍旧是那么遥远的一个不可知世界。我从事高山摄影这么多年来，在我的刻意隐瞒下，父亲无从了解他儿子的疯狂举动。每次当我在电话中，故意用平淡的语气说起前往尼泊尔、巴基斯坦或是印度的时候，电话那头，年迈的老父亲总是沉吟半晌，不知该叮嘱什么，半天，才淡淡地说：儿啊，小心点！或许，对父亲来说，他不能再像我儿时，用父亲的臂膀为我

在他所不知晓的那个地方，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所以，他只能如此。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是否会为我的远行担心，但是我一直认为他知道儿子的每次出行都是与危险相伴。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为他编织一个又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是因为对山的痴迷而走上对摄影痴迷的这条路的。我是大山的儿子，从儿时开始，我就梦想着能够把它们影像留存下来。在上海工作后，由于从上海到黄山的距离可以支持我短时间的快速往返，所以我把大部分的休息时间都洒在了黄山的土地上。二十几年来，我已经无法统计自己登上黄山的次数。正是从黄山开始，我逐渐从谋生的职业中剥离。四川、西藏、新疆，一个个令人备感诱惑的地理名词进入了我的生涯轨迹。现在回想，我猛然意识到，痴迷摄影之前，曾经令我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证券行业是我完成的第一个梦想。从它在中国生根发芽，年轻的我就一起陪伴它经历风雨，当中国已经拥有亿万股民的时候，也正是我离开的时候。记得当我最后一次离开办公场所，回望夕阳下的熟悉环境，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该告别年轻时的梦

想，开始新的人生了。

从此，非物质追求的纯粹摄影成了我这十年的唯一追求，没有其他爱好，摄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成了我信仰的宗教。背上相机，等待一张去往远方的特价机票变成我新的生活内容。我成了很多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在飞机上，我不时会遇见熟悉的笑脸。我终可以自在地进入属于自己的领域，虽然我离开城市，渐行渐远，但兴奋与满足与日俱增，从未有些许的黯淡。每年，我都会用七八个月的时间，于各个季节出现在从日喀则去往狮泉河的尘土中；出现在康马往亚东的、7月还在盛开油菜花的多庆错的岸边；出现在萨嘎到吉隆的海拔5000多米的吉隆山垭口；出现在伊斯兰堡去往吉尔吉特的尘土飞扬的、颠得我五脏六腑都要挪位的大巴车上。对未知的兴奋是鼓舞我每天都在筹划新的旅程的重要动力。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自2003年，我开始了无数次从上海到尼泊尔的飞行，从拉萨到加德满都的颠簸。喜马拉雅山脉成为我重点拍摄对象，而加德满都也

逐渐成为我所熟悉的城市。尼泊尔是一个成熟度很高的旅游国家，尼泊尔人大都善良而乐观，以大山为生。每年，加德满都都会聚集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背包客和登山者。世界上大部分登山者都会选择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登顶。同时到来的还有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他们都聚集在 EBC（珠穆朗玛峰英文名是 Everest，EBC 即珠峰大本营），记录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故事。

加德满都街道上到处都有中国餐馆、户外用品店，当然还有很多书店。书店是我每次都要光顾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全的关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摄影出版物。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所有关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记录，都只是围绕着南坡，甚至有的只是尼泊尔境内的一小片狭长区域，关于北坡的记录几乎没有。虽然同为喜马拉雅山脉，但是南坡与北坡的地理风貌大相径庭。南坡植被丰富，常年郁郁葱葱；而北坡由于珠穆朗玛峰及数百座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山峰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永远留在了干燥蛮荒世界中。并且，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历史与政治原因，能够进入这个区域拍摄的外国摄影师少之又少。

难道迄今真的没有一位摄影师为喜马拉雅山脉做过一次全景记录吗？为了避免孤陋寡闻，我上网查资料，请朋友帮忙查找，还前往印度，从印控克什米尔进入大吉岭，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印度境内的区域。但是我的搜寻一无所获。

2007 年的一天，我由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樟木口岸出境，辗转二十多天后到达印度的大吉岭。大吉岭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小城，与中国、尼泊尔接壤，由于气候温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此时秋天已经接近尾声，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别墅里早已没有了人声喧哗。我背着相机闲适地在有些残颓的建筑中游荡。在一家面朝雪山、没有顾客的路边书摊前，我坐下来要了一杯琥珀色的大吉岭红茶。从这里向北方眺望，不远的几十公里外就是祖国。突然，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涌上心头：我要逐一造访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中的所有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雪山，为它们留存影像，成为世界上首位的独立拍摄全部 8000 米以上雪山的摄影师。

我当时也觉得自己是疯了。要知道这两座汇集了世界上最高的 14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雪山的山脉，还有着上百座海拔 7000 米及无数被冰雪覆盖

的不知名雪山，这些雪山，除了疯狂的登山者曾经留下足迹，几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是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凭我一己之力要完成这个堂吉诃德式的梦想，无疑是疯了！尤其是喀喇昆仑山脉，有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位于巴基斯坦与中国接壤区域，进入这个地区的拍摄难度要比尼泊尔、印度甚至祖国的西藏更加艰辛，而且这里还有着很多非地理因素的危险，比如各股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就在这些大山周围角力，但是，正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与兴都库什山脉三座山脉交错的区域，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山丛，是冰川纵横的现实中的魔界，是世界上除极地外被冰雪覆盖最多的区域，是真正一处雄性气息弥漫的区域！当然，更是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独一无二、未被摄影师完整探索的仅有的区域了。

我热血沸腾！被这疯狂的想法鼓舞着，在这个印度东北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的英式小镇的路边书摊前，确定了自己40岁以后的中年人生的第一个明确而疯狂的梦想。我知道这必定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但是我对雪山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我坚信自己一定会在经历无数磨难后，站到这些海拔8000米的雪山前，与它们欣然相对。我知道我必须完成这个梦想！

现在，六年过去了，梦想已经接近尾声。这期间，我拍摄了一万多张胶片、五万张数码后背照片，记录了喜马拉雅与喀喇昆仑这两座世界上最高山脉中的众多雪山风光，也记录下了当年源于疯狂，至今也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14座8000米雪山的拍摄梦想。

人的想法会决定他的人生走向，从事高山摄影，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时刻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对摄影师来说，每一次出行回来都是一次沮丧，我笑称这是一种“失恋”，回忆着在光线来临的时刻做得不够完美，心想着往前一步或者往后一步也许会更好，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摄影师都有过的感情经历——就那样错过了最完美的表达。而我却从不为这些烦恼，我会从过去的旅程中找到更好的路线、更好的时辰，带上更美的想象，随时再次出发，所以我想我只适合光棍生活，没有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人，我也不忍心看着我的伴侣独守空房担惊受怕。

不相信有绝望，不感觉到犹豫，像亡命的旅程，每天一样继续，这就是我的生活现状，也是我的终生梦想。

目 录

喜马拉雅篇 -001

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

- 1 | 因为山在那里 -005
· 珠穆朗玛峰
- 2 | 冰川上的风雪来客 -037
· 洛子峰
- 3 | 你是凶险的，也是温情的 -059
· 安纳布尔纳峰 / 道拉吉里峰 / 马纳斯鲁峰
- 4 | 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 -089
· 希夏邦马峰 / 卓奥友峰

5 | 大吉岭上，一次不甘心的眺望 -123
干城章嘉峰 / 马卡鲁峰

6 | 把我带到该去的地方 -149
南迦帕尔巴特峰

喀喇昆仑篇 -169

人间边境的心灵孤旅

7 | 请让座给登顶乔戈里峰的人 -173
乔戈里峰 / 布洛阿特峰

8 | 回去，回记忆的深处去 -203
加舒尔布鲁木峰群

附录 | 器材篇 -230



喜马拉雅篇

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一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终年覆盖的冰雪让这里成为生命的禁地，喜马拉雅山脉就位于这里，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藏语的意思是“雪的故乡”，它西起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海拔 7782 米），全长 2450 千米，宽 200 千米至 350 千米，其中有 110 多座山峰高达或超过海拔 7350 米，14 座海拔 8000 米以上雪山中有 9 座屹立其间，是东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天然界山，也是中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等国的天然国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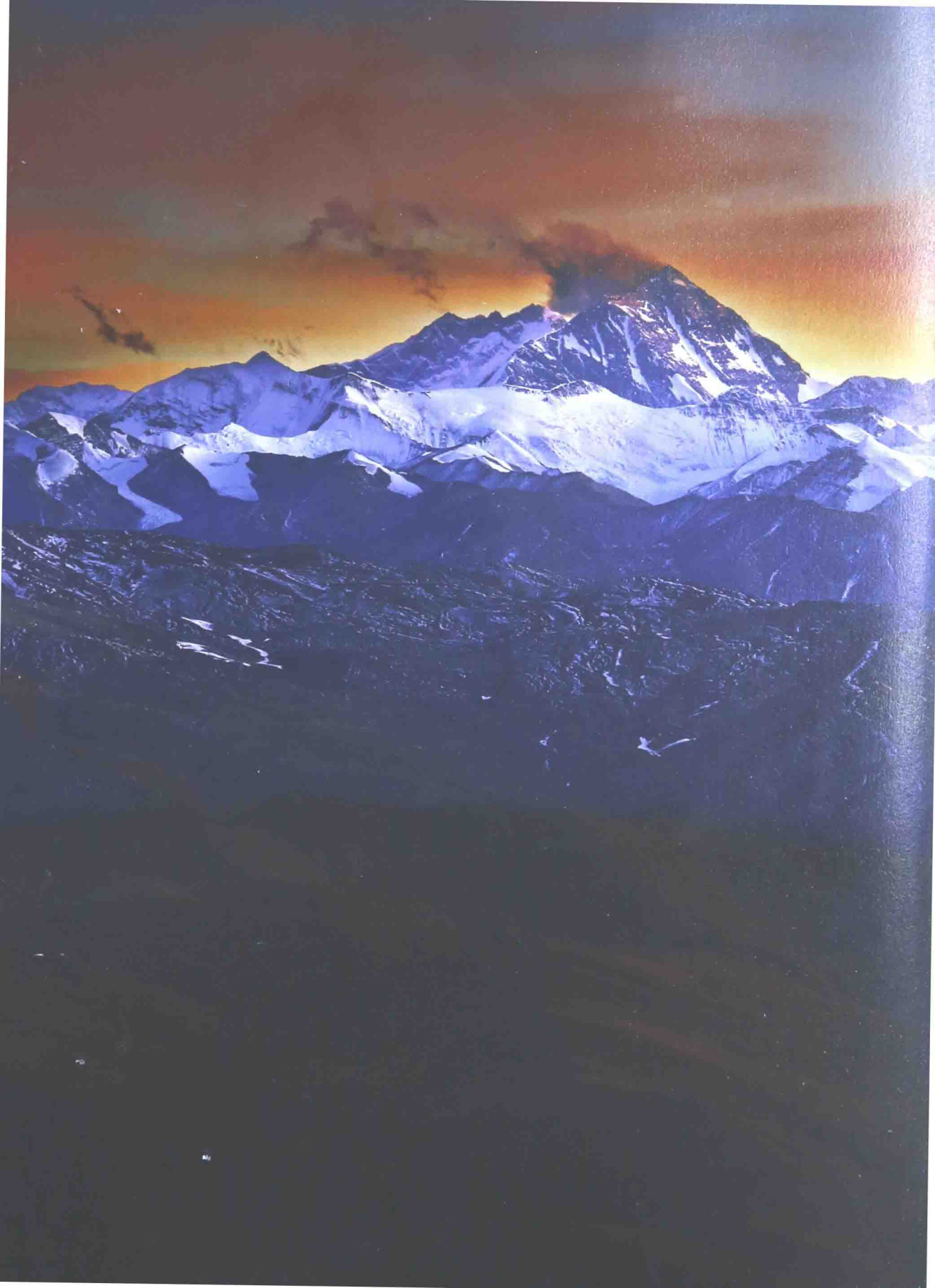
正如一首歌所唱的：“这是一场漫长而奇异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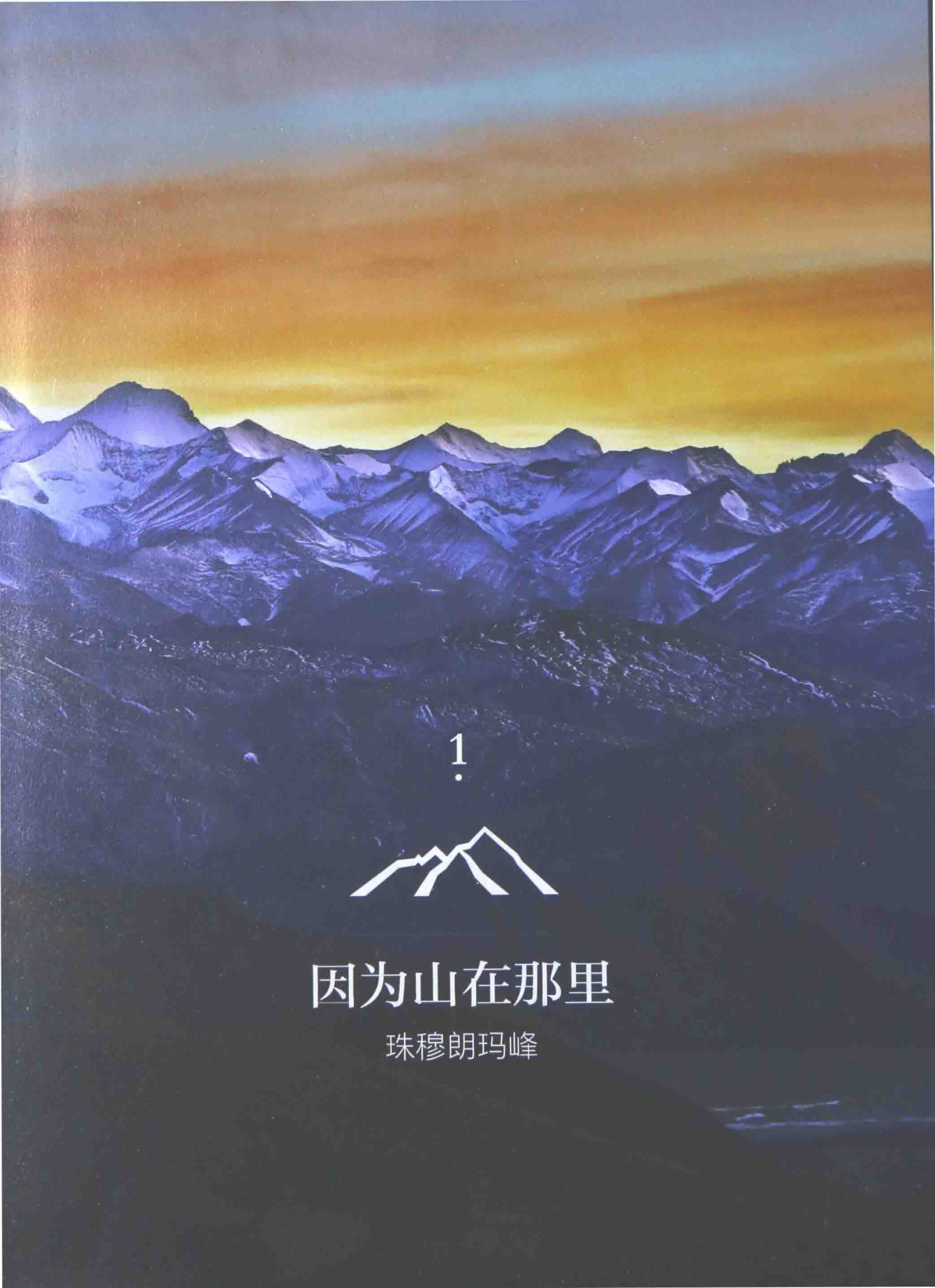
十年前，在尼泊尔的博卡拉（Pokhara），当我鼓起勇气坐上摇摇晃晃的动力滑翔机，远眺连绵不断的喜马拉雅山脉时，难以想象此后的十年我会像蚂蚁一样置身于茫茫群山之中、冰川之上、雪山之巅，踏上了长达万里的雪山之旅。

那时，我还只是一名摄影的入门者，摄影器材也只不过是两套 135 胶片相机和一套哈苏 V 相机。

现如今，当时所拍的胶片早已沉没在数万张的片海之中，可是有关喜马拉雅之行的记忆，点点滴滴从未远去，一切都存在于我的心中，这些记忆敦促我于寒冬在雪崩中穿越迷雾，雨季在塌方中拔出泥腿，毅然地一次又一次翻越喜马拉雅南北坡。摄影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摄影中也融入了尼泊尔夏尔巴人给予的巨大支持，就像登山者说的那样——没有夏尔巴就没有登山家。

同样，没有夏尔巴人就没有我的摄影作品。





1.



因为山在那里

珠穆朗玛峰

终于，小飞机冲上一处边缘近乎垂直的绝壁平台，然后戛然停住，降落在传奇的卢卡拉机场，机舱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那是2007年，我告别了西藏境内的珠峰北坡，踏上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带着对未知旅途的期待与兴奋开始了EBC之行。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返这里。海拔2860米的卢卡拉机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1964年由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希拉里自行集资兴建，建在高山之间，如足球场大的一块勉强算是平整的地上，跑道前后都是万丈悬崖，更让人悬心的是周围山谷里变幻莫测的天气，我们的第一次飞行就是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而折返加德满都。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卢卡拉机场发生的事故不少，但是，对渴望与珠穆朗玛峰亲密接触的人来说，这仅仅是挑战勇气的一个开始。

在高耸的14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独立高峰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珠穆朗玛峰了，它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界东段，北坡在我国西藏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从18世纪开始，便陆续有一些国家的登山队前往珠峰探秘，但直到1953年5月29日，才由英国登山队的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盖两人从南坡首次登上顶峰。

飞机降落后，最开心的是我的同伴亚丁。他有很严重的恐飞症，我们之所以选择从卢卡拉开始EBC徒步，大半是为了帮助亚丁克服恐飞症。穿过机场候机楼一边的小铁门，只见门口早已站着一群揽客的夏尔巴人，他们衣着破旧，明亮的眼睛里透露着渴望，静静地看着鱼贯而出的未来主顾们。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传说中的夏尔巴人，这个喜马拉雅山深处的部族，因为“与生俱来的登山天赋”而闻名于世，是各国登山队得以最后成功不可或缺的高山协作者。亚丁上前跟其中一个夏尔巴人聊了几句后，把他带到我的面前，他叫尼玛，会说英语，东方式的面孔上有些许腼腆和沧桑。当他确定我们雇用他后，非常开心，转身从人堆里找了两名背夫。尼泊尔的规矩是由向导推荐背夫，